

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出

美国歌手鲍勃·迪伦神奇中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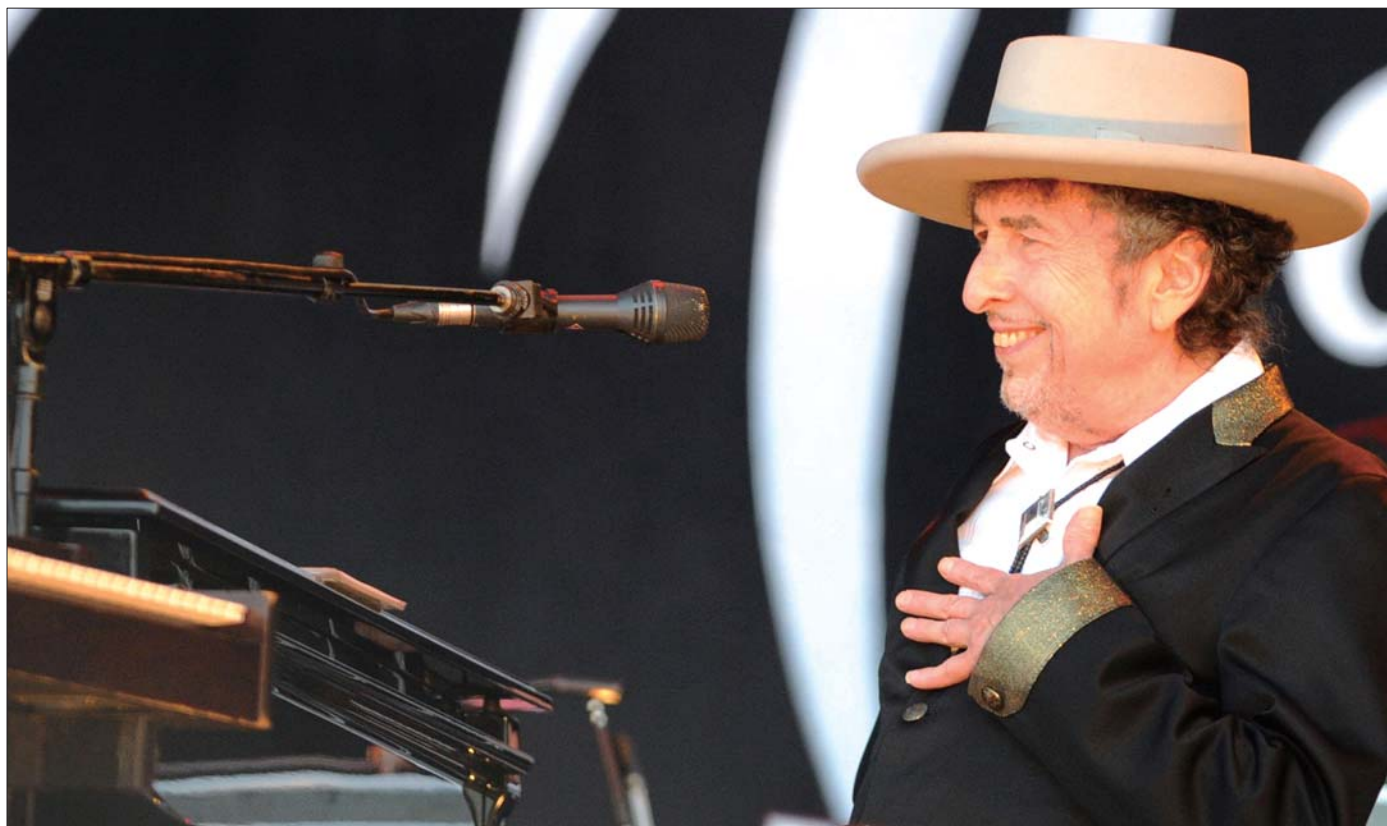
备受瞩目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3日晚7时(北京时间)终于揭晓,关于谁是获奖人的各种猜测尘埃落定——之前所有的热门作家全部落空,美国摇滚、民谣艺术家鲍勃·迪伦神奇地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瑞典学院院士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萨拉·丹尼尔宣读的颁奖词是:“鲍勃·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”。

音乐是他主要的表达方式

鲍勃·迪伦1941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,20年以后,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反主流文化的主将。鲍勃·迪伦推出了50多张专辑500多首歌,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,与美国当代史上的越战、民权解放运动、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他的《像一块滚石》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《手鼓先生》《政治世界》《重访61号公路》等作品,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史的教父级地位,也奠定了他的诗人身份。他的历时三年完成的回忆录《像一块滚石》被评选为“2003年年度最佳图书”。1988年鲍勃·迪伦入选了美国摇滚名人堂,1991年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。

他被与荷马、萨福相提并论

近日,众多媒体和一些博彩公司都纷纷竞猜谁将会获得



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,从政治、语种、地域等多方面衡量,叙利亚的阿多尼斯被认为是“值得并且很有可能”获奖的作家,鲍勃·迪伦的获奖出乎所有人的预料,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

至于鲍勃·迪伦并没有写过小说、诗歌等传统上认为是文学的作品,给他奖项是否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扩大了范围?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

秘书萨拉·丹尼尔说:“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,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如果我们回首历史,就会发现2500年前的时候,荷马和萨福也写下本应配合音乐吟唱的诗作,我们现在依然在阅读欣赏荷马与萨福的著作,鲍勃·迪伦也是如此。”

获奖一小时后图书销量剧增

2011年4月,70岁的鲍勃·迪伦首次来到中国巡演,他放弃了一切华丽的包装和掩饰,在北京把5000多人的工体演出弄得像个酒吧。很多人表示找不到High点,但这正是他想要的感觉,随意的、即兴的、纯粹的,他就是个唱歌的,正如迪伦自己说的:“我早就进入了21世纪,而你们还在谈论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”。

目前中文在售的与鲍勃·

迪伦有关的图书不多。其中包括鲍勃·迪伦创作的《像一块滚石:鲍勃·迪伦回忆录》,这是他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来的回忆录,记录了自己生命中种种非凡的时刻。一本是英国作家霍华德·桑恩斯写的《沿着公路直行:鲍勃·迪伦传》。据了解,这些图书在诺奖公布前销售非常一般,但在诺奖公布一小时后有的作品销售量几乎是前五个月的总和。

多才多艺的摇滚斗士

摇滚音乐家鲍勃·迪伦,不仅是摇滚斗士,还是天生的游吟诗人。不仅因为他歌词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终的摇滚精神,还在于他反复地否定自己,让别人捉摸不透的同时却能感受到他的坚定。

建立摇滚风格成为精神斗士

鲍勃·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·艾伦·齐默曼,在大学开始唱民谣时改名鲍勃·迪伦。

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,整天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。当时的摇滚乐还没有成型,不少年轻人都嫌弃“三件套”式的音乐太简单,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吉布森民谣吉他,疯狂地模仿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·格斯里。时间沉淀,鲍勃·迪伦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。

1963年,迪伦签约哥伦比亚公司,随后推出了《放任自流》、《时代变了》和《鲍勃·迪伦的另一面》三张专辑,并且两次在全美最大规模的民谣音乐上表演。在迷茫动荡的上世纪60年代,迪伦的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红了,迪伦在歌词里提到关于情感、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走向问题,也许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探索答案。他的专辑《时代变了》升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宣言,专辑封面上迪伦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也成

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。

鲍勃·迪伦的生涯都是在“被贴标签”和“撕标签”中进行,用“斗士”一词来形容他不为过。不仅因为他歌词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终的摇滚精神,还在于他反复地否定自己,让别人捉摸不透的同时却能感受到他的坚定。

天生的游吟诗人多次获得艺术奖

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,而诗意的歌词则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。他的歌词完全能够脱离曲调而被当做诗作来阅读,他的文学成就也可以在他的传记里独立成章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,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,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·桑德堡、罗伯特·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;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“伟大的美国诗人”;1990年,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“文学艺术杰成就奖”。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,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:“无论我到哪里,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,一个

摇滚民谣的遗迹,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,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,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。”

1996年,同为诗人的艾伦·金斯堡对鲍勃·迪伦非常赞赏,为迪伦写了一封推荐信,后来由戈登·鲍尔提交评选委员会,鲍勃·迪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。鲍尔说:“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,但事实上,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,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。”

除了文学之外,迪伦在绘画方面的才华也为人称道。2007年,他在德国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,展出从1989年到1992年间他在全球巡演时用画笔记录下的所见所闻。策展人克里斯廷·德雷克塞尔说:“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上还稍欠火候,但如同唱歌一样,迪伦在绘画创作上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。”德国评论家们则不吝惜溢美之词:“即使鲍勃从未唱过一句,写过一行,正在展出的这些绘画也值得一看。”

本报记者 师文静 整理

流行文化入法眼
诺奖边界在哪里

bianjikuai ping
编辑快评

师文静

瑞典学院将一个以歌手作为第一面孔的艺术家纳入文学奖的体系中,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:在拓宽边界的同时,也使其专业性打了折扣。

不可否认,借助通俗音乐,鲍勃·迪伦的诗歌几十年来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很多英语诗人,但是这几十年来世界文坛也出现了诸多影响力巨大的作家。美国作家已经很多年没有拿诺奖了,无论我们多么为菲利普·罗斯所创作的伟大“美国三部曲”,为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所构筑的“后现代主义”感到惋惜,但文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诺贝尔文学奖把美国的这些作家,甚至将阿多尼斯、高银、米兰·昆德拉、彼得·纳达希、彼得·汉德克、恩古吉·提安哥、阿摩司·奥兹等一众大作家甩在身后,这似乎是跟读者和文学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如果说文学性很强的音乐可以获得殊荣,那么文学本质的东西,那些凝聚着思想与时

代精神的文学性极高的小说为何会落榜呢?这是文学奖的失败还是式微呢?

文学奖的初衷,应该是颁发给像帕慕克、奈保尔、莫言这样纯粹的专业作家才会更服人。其实,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非文学界人士这不是第一次,这个名单上还有历史学家蒙森、政治家丘吉尔、哲学家奥铿,甚至数学家罗素,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现在鲍勃·迪伦获奖,诺奖的评判标准中的不确定性传统又回来了,这个回归与其说是在拓展文学边界,不如说诺奖本身也不愿意被时代和潮流所抛弃。到底是鲍勃·迪伦需要诺贝尔文学奖,还是诺奖更需要鲍勃·迪伦?

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疆域在不断扩展,文化研究思潮的诸多理论也入侵着对文学的评判,与此同时文学的边界线也在不断拓展,诺贝尔文学奖的此次惊人之举,或许也是文学不断解构、拓展的结果。但是,在严肃文学越来越失去它自身影响力的情况下,诺奖没有坚持它的根本——纯文学。一个文学奖让诸多“文学性”很高的作家和作品垫背,本身就很有趣,大家还是一笑而过吧。